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王诗月　版式：江佩泓　校对：胡和博　电话：88585607　邮箱：410642740@qq.com
奉化日报 FENGHUA DAILY

田厂今昔

徐国平

田厂是昔日搭建在田畈中央和边上的农舍。许多年前，平原地区的农民到路途较远的田畈种田，背负犁耙、肩挑粪桶等农具，路上来回时间长，很不方便。且在田畈劳动遇到气候变化时，也需要有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处。于是，他们在田畈中选择地势相对较高、近水源的地方，搭建起简易农舍。开始是茅草作顶、竹壁黄泥为墙，就像现在的鸭棚一样，称为“草厂”，旧时就有“落厂种田”之说。以后逐渐改为砖石结构瓦顶的房子。起初仅作存放农具和避风雨休息之用，后来在农舍内垒起了灶头，安放了床，成了一个家。随着岁月的变迁，所建的房子不断扩大增加，一家老小也搬了过来，变成了固定长期的住所，民间就称这些地方为田厂。以后住户逐渐增加，田厂渐成村落。

在西坞、江口等平原地区，这种由田厂发展起来的自然村还真不少。西坞四周有羊角漕（扬家漕）、荷花型、三百亩畈、清隐寺江、后王等十多个村子，江口附近也有田厂、田畈屋等村庄。

田厂式村子的发展史，也是佃农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想当年，为了在田野里建起自己生活的“窝”，他们像燕子叼草衔泥筑巢那样，盖起农舍。走的是泥泞羊肠小道，屋前屋后都是田野，荒凉萧瑟。买点油盐酱醋要走几里路，小孩上学也要到附近大村学校，中饭要带饭盒去。其生活条件比住在大村里的农民差。特别是田厂大多处于平原的低洼地带，洪水泛滥时，田厂成了“孤岛”，在风雨中飘摇。历史上曾发生过房屋被冲坍、人畜被冲走的灾难事件。

我国传统农民最是顽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田厂的一代代村民，把种田作为终身职业，一年到头扑在田畈里，面朝泥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辛苦耕耘劳作。他们种粮食蔬菜，养猪和鸡鸭，在河边养菱种茭白。除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外，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国家，把多余菜蔬、家禽拉到市场上销售。自己省吃俭用，把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资金用于改建房子，修建家园。平房逐渐变成了楼房，门前的道路也慢慢宽广了。但他们脸上的皱纹却更深了，背更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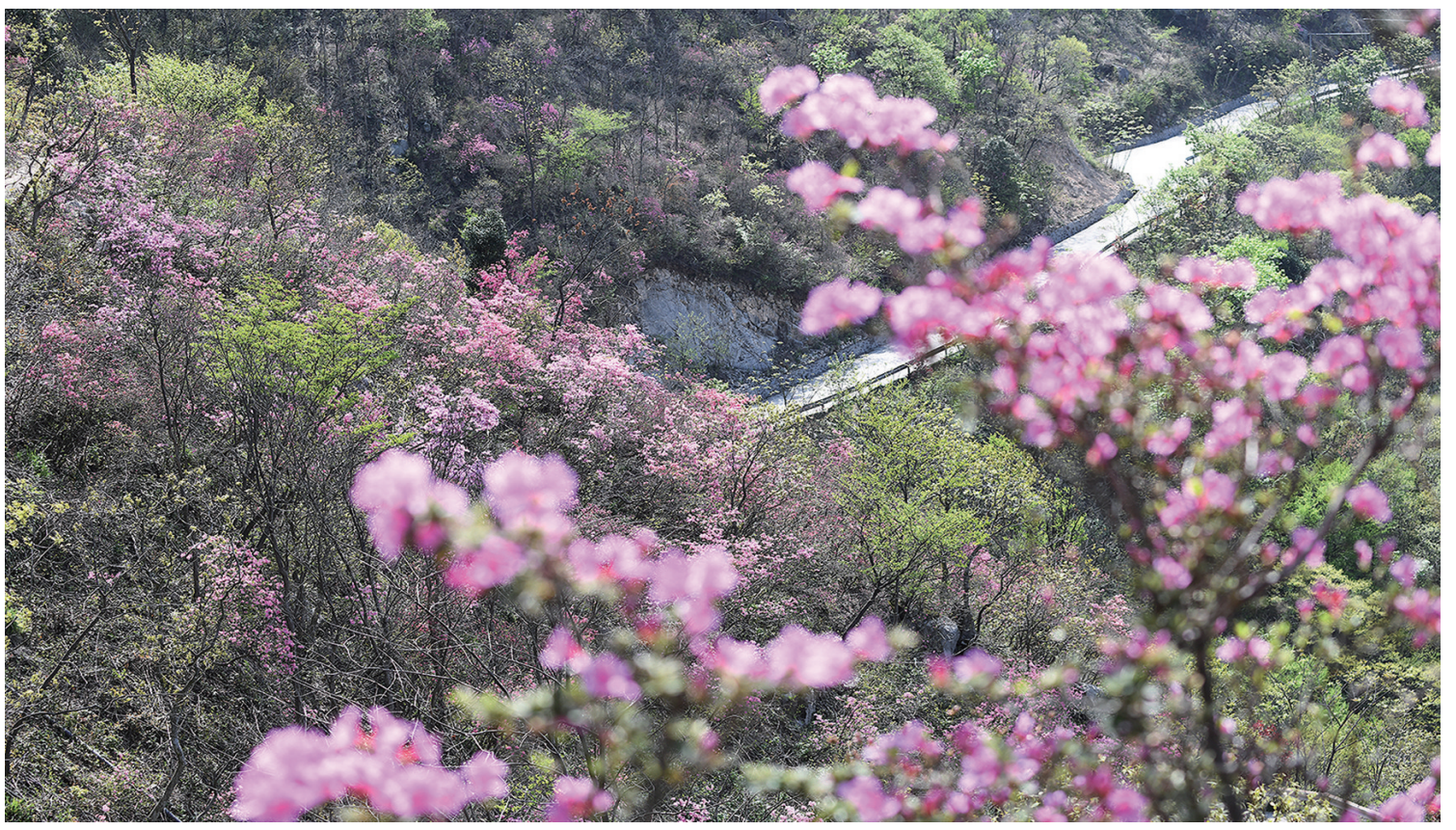
田厂的农家有苦也有乐。丰收时节，看到一堆堆金灿灿、沉甸甸的稻谷，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尝尝用新米和新稻草焚烧再过滤的灰汁水加红糖做成的灰汁团，入口清凉爽滑，心里更感到甜滋滋的。“人心多好高，谐声制食品；义取年胜年，籍以祈岁谥。”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这是一家老少都兴高采烈的日子，用年糕印板压一些“五福”“天宝”等形状的年糕，用年糕团捏几只“元宝”“玉兔”“白鹅”，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取得好收成，其乐融融。

田厂也是孩子们的乐土。春天一到，孩子们就到田野里用蚯蚓作饵勾黄蟮。盛夏是下河摸鱼捉虾，上树捕知了的好时节。秋日在刚收割的稻草堆里打滚，寻捉过秋的小蚱蜢。冬天在稻田里堆雪人打雪仗。一年四季都有各种游戏可玩，各式活儿可干。在节假日，还邀请住在大村里的同学一起到田野里玩耍，在家里吃普通但正宗的农家菜。

斗转星移，经过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变迁，这些由田厂发展起来的村子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衰落，有的迁移合并，有的作为自然村继续存在。如西坞附近的后王、羊角漕、龙皇堂还有几户、十几户人家，属泰桥的荷花型、三百亩畈、清英寺江，属柴家堰的水各江、陈江堰等原来的田厂现在仍是几十户至近百户的自然村。

在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我专程走访了三个田厂式村子。三百亩畈四面环水，村周边有近三百亩良田，村子也以此为名。看到村里的小河边，一幢幢两层楼房林立，连通的道路都是水泥路，水电电视宽带连网。村里还有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站和村民的娱乐场所。陪同的泰桥村村干部介绍说，随着东江治理和甬新河的开通，基本上消除了这里的水患，人居环境有很大改善。但村子里静悄悄的，听不到牛羊的叫唤声。他又介绍说，现在村里的土地由种粮大户和农商集团统一种植经营。水稻播种、插秧、收割实现了机械化，施肥、喷洒农药用无人机。年轻人都到城镇务工经商了，留下来的是上年纪的人，在附近打工，其余都是老年人，空余的房子租给了外地来的“打工族”。接着，我们来到村落散漫形如荷花的荷花型。这个村子约九十户人家，村前后有370亩农田。当前正是麦苗返青时节，只见田野里一望无边都是绿油油的麦苗。这里已列入粮食功能区，对沟渠路进行了标准化改造。随后去的清英寺江200亩农田也一样，作为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种植水稻。住在村里的50户人家，开窗见河，出门见绿，但都不种田了。青壮年基本上都“外流”了，出现了村民老龄化、村子“空心化”现象。

这些田厂式村子的“空心化”现象不完全是问题。这是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特色农业的必然趋势。土地规模化种植经营，有利于节约耕地经营成本，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村民从“庄稼人”变为“社会人”，农村劳动力进城，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因势利导，因村而异，因地制宜地探索“空心化”带来的闲置宅基地盘活机制。同时为留在村里的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使这些田厂的创业者、继承者安享晚年。



金峨杜鹃　王红雨　摄

岁月留痕

毛柯柯

那天，外婆紧攥着我的手，送我和母亲走出大阊门。我依恋不舍地跟着母亲往坡下走，到了弯道处，我又扭头回望，外婆背对着黑漆大门，还在土坡上站立，一双粽子般小脚支撑着她微胖的身躯，清风拂面，吹散了她的头发，一绺白色飞舞、飘动。一阵风将外婆的话音吹进我的耳朵：“柯柯啊，大刀、榦刀都是依依心想买好啦，亨晓得这家计刚刚撑好，你还真回去了！”那是1970年暑期。

从溪口转回兰州读中学，毕业后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我在甘南卓尼插队落户。三年后调到位于阿木去乎的部队农场工作，我在藏区前后生活七年又重返兰州。

1983年夏季某天，一名20岁的女青年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走进厂门，她见着我满面春光地说道：“兰州大学成人教育正在招生，我刚报了名，你也快去，咱们一起参加考试。”我微微一笑：“不去！我一点没准备！”但说罢此话，我已下决心来年报考。

秋天来临，我与妻抱着三个月大的儿子去防疫站接种卡介苗。看见街道的显眼处贴着大大的辅导班招生广告，是面向参加1984年成人高考学员的，辅导初高中全部课程，每晚补习四节课，学费两学期共计十元整（够当时每人一月生活开支），机不可失，我即刻报名。那三百来个夜晚，我风里来雪里去，全身心沉浸在补习中。

兰州大学招生消息公布，三天报名时间，招历史专业学生40名。

我的报名颇费周折，第一天报名的队伍特别长，终于轮到我时，因我不具备国家正式干部身份而被婉言拒绝，难道让一年的苦读付之东流？第二天，不甘心的我又来到兰大报名处，直等到报名者散尽，我才小心翼翼地向招考老师表达了请求参加考试的强烈心愿。老师看了看我，微微地摇了摇头，她叹口气说：“已经一千多人报名了，明天还有一天，竞争很激烈啊。”我恳求她能让我试试。那位肤色白净，一脸慈祥的老师又“唉”了一声：“你这么想考啊！这样吧，快回单位开一份‘以工代干’的证明，拿来了我破例给你报名。”

名是报上了，回想三天来那么多渴望读书的青年，大家都身背书包，排队时有的翻书、有的默诵、有的交流……这场景很激励人，我的复习进入冲刺。

终于，传达室师傅喜笑颜开地向我祝贺，我顾不得擦掉手上的油渍，接过了录取通知书，工友们围拢过来分享喜悦，有人提议，“这可要请客啊！”……报到注册那天，接待我的还是那位女老师，她看过录取通知书，惊讶地说：“哎呦！毛柯柯，你还真考上了，不错啊，第十六名呢。”我从她手中接过高高的一摞大学课本，激动不已向她点头致谢。

第一堂课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老师讲甲骨文，但涉猎广泛，他讲到久远以前的白令海峡是冰冻的，将欧亚与北美连接，而北极与太平洋是隔开的；讲到北美洲的土著人很有可能是亚洲古人类徒步从白令海峡迁徙过去；讲到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属黄种人，或许是华人后裔，因为他们的小孩出生时屁股也发青……新知识扑面而来，我读书的兴趣迅速增强。半个多月后，我又收到兰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的录取通知。因为该校是全日制脱产学习，毕业后学生统一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我由此改学经济管理专业。

入学不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我国改革方向，即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要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的深远意义是唤醒人们不要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我来说，学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了解改革的方向与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密切相关，引起我许多思考。

那段时间，改革将广东一个小渔村的名字越叫越响亮，全国各地的有志者蜂拥而至，经济特区——深圳不断创造出“全国第一”，很快成为我国改革历程中有担当、有作为的城市标杆。即将毕业时，学校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专门安排我们赴江苏省常州市毕业实习。那时，江南的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让我们很长见识。

我们被分散到不同的乡镇企业上班。我在常州市武进县（现为区）柴油机厂实习，厂区被村庄、田园、水塘包围，道路是村村通的等级，但厂子规模不小。企业管理者的身上还充满农民的气息，面对我们这些带着校徽，颇有书生气的学生，他们表示出谦虚和欢迎。我们探讨和交流的内容涉及质量管理、品牌打造、成本核算、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方面，我们充分学习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他们则咨询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彼此都能受益。在车、磨、刨、铣及组装车间，工人们对我们更是友善。有天下班，我们在集市上买了许多鲫鱼，当卖鱼者听到我们是实习学生时，便邀请我们去她家，忙着洗鱼、剖鱼，又搭上油、盐、酱、醋、柴，花了功夫，做出喷香的红烧鱼，农民夫妻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品尝。那年代，社会上对知识、对人才都非常重视。

面对我国仍处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及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实状况，中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设计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使改革一步步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春夜话读书

沈东海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暮春时节，天气转暖，依靠着床背坐在床上，却也不觉得寒，这时节最适合看书、写文章。

农村的夜变得越来越短，却也越来越安静了，除了几声犬吠，别无其他；不再有夏虫演奏出的交响，秋虫独自的低唱，冬风到处拍打着窗的怒喊。

放一首舒缓的音乐，像流水，让其自由地在耳畔流淌。沏一壶茶，明前的，闻香便知是好茶。

读书需要氛围，这时节在我看来，是接近于完美的。环境是一方面，心也是一方面。春没有夏的燥热，秋的多愁，冬的烦躁不安。这时节，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所以平日里看不进的书，这时节却看得入迷；所以平日里觉得索然无味的书，这时节却看得耐人寻味，甚至于如目视美食，对其垂涎三尺，回味无穷。

此时彼时，变的不是你的人生阅历和阅读理解力，只是其他时日，眼里看着书，心里却烦着，或者惦记着、计较着其他的琐事，心眼不一，如何钻得进书里去。眼睛浮于表面，字终归还是字，如何进得了作者的心里去。无法与作者产生心灵沟通，看书，往往就只能算小学生读书识字。而春日夜读，这时节看书，不说人人能掉进书海里遨游，但至少也能在书中沐浴，忽一抬头，才发觉时已近鸡啼，掩卷入睡，心里却还惦记着、重温着，放不下看了一夜的书。这其中奥妙，也只有读书人最知道。

读书对于我而言，只想在书中寻一点乐趣，并无宏大的目标。如：昨夜看《贾平凹散文》，在《五味巷》中读到：“因为钱少房小，夫妻也有吵的，孩子也有哭的。但一阵雷鸣电闪，立即便风平浪静，妻子依旧是乳，丈夫依旧是水，水乳交融，谁都是谁的俘虏；一个不笑，一个不走，两个笑了，孩子就乐，出来给人说：爸叫妈是冤家，妈叫爸是对头。”看到最后这句，我便乐了，忙给老婆看，老婆也笑了，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这写的不就是咱俩嘛。我们每次吵完架，就会相互调侃。我说她是“冤家”，她说我是“路窄”，我接着回敬她一句“大屁股”，她则反讥我为“小脑袋”。至此，一切不快就都烟消云散，和好如初了。读书对于我而言，追求的就是这一点一滴的小乐趣，假如还能因此写出点小文字，就要大呼：妙哉，妙哉了。

说到读书，免不了要讲讲藏书。我藏的书，其实不多，只有一个书架，铺满一墙，但对于农村人而言，却是不少了。说起这些书，还有个故事，因为它大多不是我花钱请来的。我和老婆是2014年相识，那年夏天，第一次见面，她来看我舞龙表演。之后我追求她，因种种原因，谈了一段时间，没成。过了大概半年，她遇了一些挫折，又回想起我的好，就又来找我。可那段时间，我还没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并不想见她。一日，我莫名地收到一个如棺材大小的快递。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书，是我老婆所有的藏书。她似乎想用此来表明想和我在一起的决心，之后，我们渐渐地聊起了关于写作和一起看过的书。结婚那天，丈母娘买了一车的嫁妆，而在我心里，最喜欢的，还是老婆送我的嫁妆——这一墙的书。它们伴我走过了很多个不眠的夜，和文学上一点一滴的进步。

一墙书后有个大故事，而每本书后又都有一个小故事。比如，《王小波散文精选》《林语堂散文精选》《汪曾祺散文精选》是宁波作家张乃金老师送我的。记得几年前，我在一个文学群里感叹：对于一个在车间干活的农村青年而言，买书是个不小的开销，买不起。当晚，他就私下问我要什么书，他送我。对于未曾谋面，又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他能如此，令我没想到。每次望着这三本书，我的心里是暖暖的，很感动。

说起读书，很多人会问读书有啥用？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问这种问题的人大多比较实际，读书，特别是读闲书，一谈到实际层面，不好说。可我还是要说，古人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在我身上确实都实现了。比如我的老婆，就是因文学梦，才相识，相恋的。当时，我们一前一后加了当地的一个文学群，又因为舞龙，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演出，她特别喜欢，就来看我演出。假如我不喜欢读书，我就不可能认识我的老婆。关于钱，因为从小喜欢文学，虽一直都没写好，只是从未放弃，也看了许多书，这几年，重拾秃笔，不曾想却一下写了几百篇文章，发表了近三百篇，大小征文也得了好几个奖，赚了大概几万元，也算是一笔小财吧。但最令我开心的，倒还是自己最近这几年写下的这些文字，它们令我感到满足、充实，好似自己没白活，毕竟有文字见证。

好了，不再啰嗦，本打算写一篇关于读书的，不成想写成这，但愿对有些人还有用，以至于不用拿它去喂了我家的废纸篓。

不知身是客

葛淳

每年春来时，总是欣喜若狂，觉得一切美好都将接踵而至，因此对春天总是有种“喜迎”的仪式感。大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有诗人都能敏锐地感觉到春的到来，“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回大地就像故友重逢一样令人惊喜。而春光正好时，满世界都是姹紫嫣红，缤纷得让人觉得盛大而恒久。到了春光寥落，行将谢幕时又猛然惊醒。大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有诗人写到春天离去时都恋恋不舍。“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远去的春天和远行的友人一样引人惆怅。

人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主人，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仔细想来，迎送时令其实只是成年人强行赋予时间人格的说法。木心在一首诗中就写到：迎春送春都是说说而已，春天又不是一个人。事实上，时令一直在那里，历经春夏秋冬的过客是我们自己。要说迎送，也应该是四季的事。花月雨雪也就成了四季的悸动。如果说春天是情窦初开的约会，那么夏天大概是在酣饮了。我痛彻心扉，它便用淋漓大雨浇洗苦痛，用阵阵惊雷鼓舞斗志。秋天就是小酌了。我怀旧感伤，它便用萧瑟秋风应和着浅斟低唱。但我的愁绪丝毫不会影响它的绚烂，就像黄叶满地，湖水仍然清冽如初。冬天则是一场盛大的宴会，以慰奔劳期年的人们，使他们团圆、安居。

四季轮回了千万年，而人之一生不过区区百年。我们才是四季迎来又送走的旅客。有人满怀悲辛地走过，强忍着破碎；有人披星戴月地走过，坚持着方向。有人因为受到欢迎心满意足，有人在被送走时仍依依不舍。我们正在走过，百年之后，四季又会款待新的旅客。